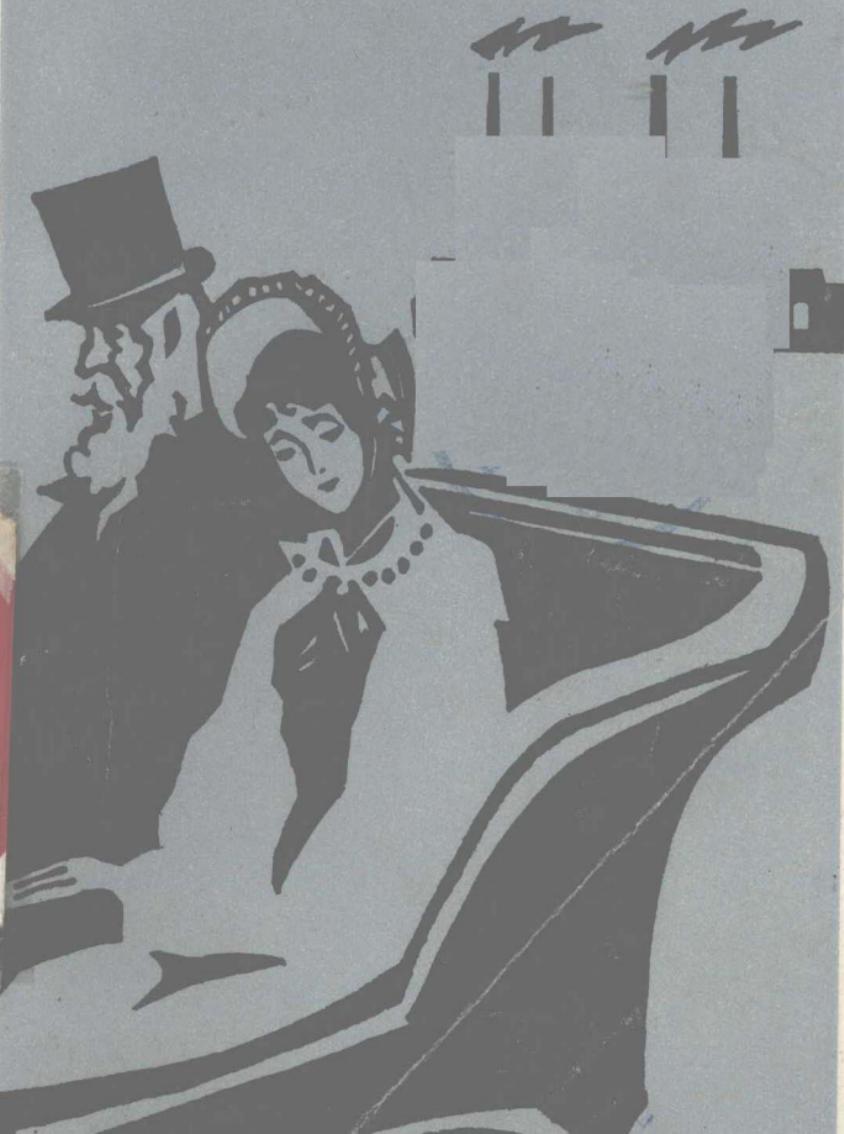


MINGZHUSUOXIEBEN

艰难时世

·缩写本·

〔英〕狄更斯原著



2561-44

JIE

艰难时世

〔英〕狄更斯原著

R·约 翰 缩 写

陈 来 元 译

I561.44

149

艰 难 时 世

〔英〕狄更斯原著

R·约 翰 缩 写

陈 来 元 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7,000 印张：5.75 印数：1—12,600

统一书号：10109·1459 定价：0.47元

出版“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缘起

文学有启迪思想、陶冶性情的重大作用。古今中外，许多人把优秀的文学作品视为良师益友，受到它们的熏陶，培养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

优秀的世界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珍，也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食粮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因而也就离不开对于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以上均引自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中文本《列宁全集》第四

卷 第三四八页)对于世界文化，鲁迅先生也明确地主

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见《且介亭杂文》第四十七面）因此，我们应把对世界文化的占有、挑选和借鉴，作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世界优秀文学名著不断被译介到我国，成为我国人民精神食品中的一份珍馐。十年浩劫使我国文艺园地备受摧残，特别是世界文学这枝奇葩，更是被彻底地剪除了。“四人帮”搞愚民政策，制造了“八亿人民看八出‘样板戏’”的可笑亦复可气的古怪局面，至今思之，犹令人余愤难消。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的政策象和煦的春风，吹得我国文艺园地又是一片葱茏，世界文学这枝俏丽的鲜花，再一次临风玉立，散播芳馨。然而，纵览世界名著，大都是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广大干部，工、农、兵，各条战线的文艺爱好者，特别是爱好世界文学的青年，虽然心想多读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一是感到这些书部头大，二是感到书价贵，很难一一披览。因此，对于那些大部头世界名著便只能“徒有羡鱼情”，望书而兴叹了。

为了解决广大读者的这一矛盾，也为了进一步普及世界文学知识，我们特出版这套“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本丛书系挑选世界文学名著中篇幅较大而又缩写得较好的外文缩写本进行翻译的，既保存了原著精华，又做到了篇幅短小，价格低廉。读者在经济和时间上均所费不多，即能购置多册，饱览世界名著精粹，增进外国文学知识。对世界文学有进一步兴趣者，亦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攀阅全译本或原文，登堂入室，继续钻研。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好参考读物。

本丛书将从一九八一年起分辑出版。每年出一辑，每辑十二种。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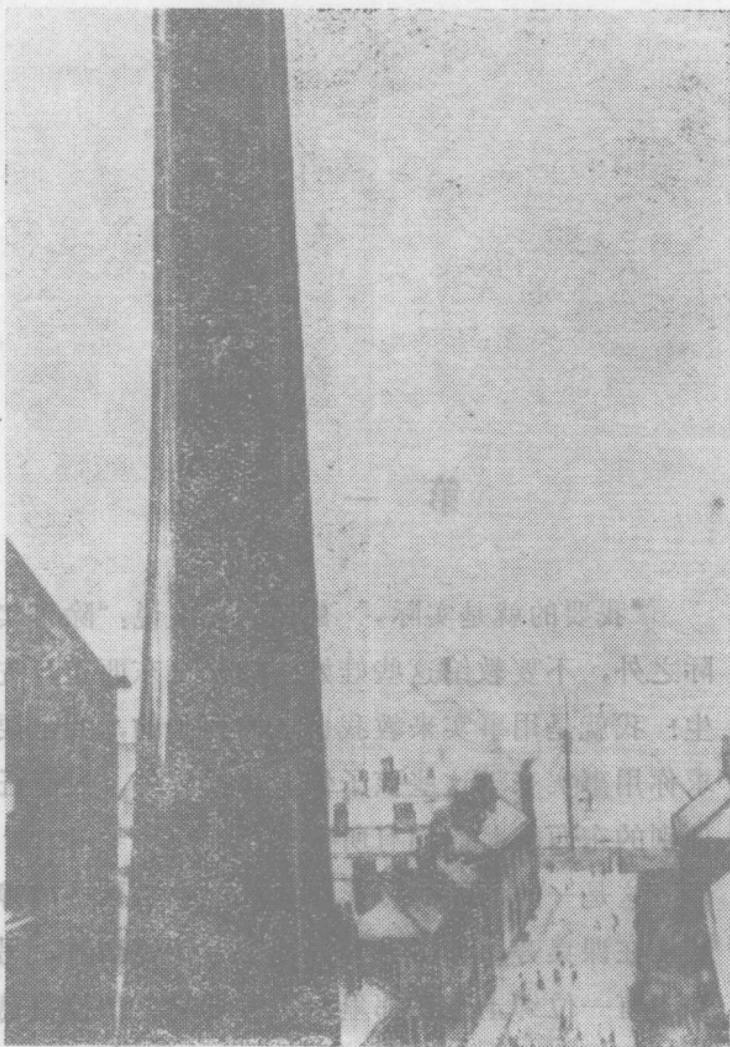
一九八一年二月

内 容 简 介

议员葛擂硬信奉人类生活就是赤裸裸的现金交易的信条。并用这种信条熏陶他的子女。他强迫二十岁的女儿露意莎嫁给焦煤镇一个五十岁的工业家兼银行家庞得贝，毁了她的一生。他的儿子小汤姆，一旦挣脱了家庭严密的控制，又变得放荡不羁，竟然盗窃银行，导致被迫逃往海外。庞得贝残酷压榨工人，千方百计破坏工人运动。为了麻醉工人，他利用一切机会不厌其烦地夸耀自己的“艰苦创业”，甚至假造身世也在所不惜。最后老底被揭穿，弄得十分狼狈。作者通过葛擂硬、庞得贝和露意莎、工人斯梯芬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真实地揭示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宪章运动失败后英国社会的状况，对资产阶级作了极其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狄更斯作品中唯一直接描写工人斗争的一部小说。

作者小传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身于贫苦家庭。十岁时，父亲因负债入狱，全家生活陷入困境，他不得不到一家皮鞋油作坊做工，经受了种种困苦。一八三四年，他到一家报社工作，开始学习写作。两年后，他发表了幽默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获得极大成功。从此以后，他一连创作了三十多部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作了深刻揭露。为丰富世界文学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都曾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在我国上映，深受欢迎。



有一人本山焦煤镇——故事就发生
年，由武昌来，在这样一个地方。
的。童年时一个雨夜，他和父亲一起在
和母亲一起在雨中行走，突然发现一
1

第一

“我要的就是实际，”葛播硬先生说：“除了实际之外，不要教给这些娃娃别的什么东西了，先生！我就是用事实来教我自己的孩子的，我也要求你用事实来教这些孩子。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这是一间简陋的方形教室。二十个孩子静静地坐在课桌旁，葛播硬先生冲着老师说话时，另外还有一位绅士也在那里，一声不吭。学校是葛播硬先生开办的，他把它建得很象他本人一样——四四方方。他的体形是方的，头是方的，手指也是方的。他的眼睛有如两个方形窟窿。他的头发差不多掉光了，一颗光溜溜的脑袋好象随时

会爆裂开来，这大概因为里面的容量太小，无法装得下他的那许多事实的缘故吧。

汤玛士·葛擂硬不喜欢任何还不是现实的东西。有些东西，如果他数不清或量不了，他就干脆不去加以考虑，他拒绝把这些东西装进头脑。

“在现实生活中，”葛擂硬先生说，“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些东西。第二十号女学生站起来，我不认识那个女孩子，她是谁？”第二十号女学生涨红了脸，站起来向葛擂硬先生行了个屈膝礼。她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长着一双乌黑的眼睛和一头深色的头发。“我叫西丝·朱浦，老爷。”她回答。

“西丝算得了个什么名字？”葛擂硬先生说，“你的名字是塞西莉亚。”小姑娘的脸仍红着，又一次屈膝行礼。“父亲管我叫西丝哩，老爷。”

“那就是他的不是了。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叫，你是塞西莉亚·朱浦。告诉我，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他在马戏团里做事，老爷，是驯马的。”

“在马戏团？哦！我们不想知道这个。马病了，他负责照管马，是不是？”

“是的，老爷，他也干这个。”

“如此说来，他是一个兽医，那么——是一个

马医啰。好，塞西莉亚·朱浦，告诉我，马的定义是什么？”

西丝的脸红到了耳根，两眼看着地下。她没有回答问题。

“第二十号女学生是个笨蛋，”葛擂硬先生说，“她对一个非常普通的动物的实际都不了解。我找个男孩子来问问。”一只方形指头在空中移动，然后在毕周的面前停了下来。毕周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淡色的，面色苍白。他身上的一切不是淡色的，就是白色的。

“毕周，你给马下个定义吧，”葛擂硬先生说。

“老爷，马是四足动物，食草或谷物，它有四十颗牙，在春天换毛，在多雨的乡下需要钉蹄铁，看牙口可以知道它的年龄……”

“第二十号女学生，你听见了吗？现在你该明白什么是马了吧。”

西丝的脸红得不能再红了，她再一次行了屈膝礼，然后坐下。这时，第二位绅士走上来。此人是政府的一名官员，也是个专讲实际的人。

“娃娃们，”他说：“我们刚才都听到了关于马的这一实际的解说。好了，让我问问你们，假如你们想把房间布置得漂亮些，你们喜欢把画了马的画儿贴在墙上吗？”

半数的孩子齐声答道：“喜欢，先生！”绅士把

头一扬，老不高兴的。另外那一半立时叫道：“不喜欢，先生！”

“你们不会这样做的！当然不会的喽！”绅士说道。“你们看见过真正的马在墙上跑来跑去吗？看见过吗？”

几个声音答道：“看见过的，先生。”然后，这几个声音便被“没有，先生！”这样的大叫声淹没了。

“当然没有见过，因为马在墙上跑不是事实！”

“对，非常正确，”汤玛士·葛擂硬说。

“所以，你瞧，”绅士继续说下去，“我们决不要不是事实的东西。好，我再试试你们看。假如你们想买块小地毯，你们打算买什么样的地毯呢？你们喜欢买花形图案的地毯吗？”

到了这时，同学们都明白了，对这位绅士来说，“不喜欢，先生”这样的回答总是对的。可是西丝·朱浦和另外两个同学却回答说：“喜欢，先生。”

“第二十号女学生，你打算买一块上面有花的地毯吗？”

西丝的脸羞得绯红，她深深地行了一个屈膝礼。“是的，先生，我喜爱花儿。”

“人在地毯上走，厚底靴子踩在花上，你也喜

欢？”

“靴子是不会踩坏地毯上的花儿的，先生。我这样幻想过，织着花儿的地毯就是一座美丽的花园！”

“幻想！”那位绅士叫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幻想？你们不要幻想呀！”

葛擂硬先生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西丝：“西丝·朱浦，我不允许你作任何幻想！”

“事实，事实，事实，”那位绅士大叫道。

“事实，事实，事实！”葛擂硬先生又重复了一遍。

“在这所学校里，”那位绅士说道，“你们必须忘记‘幻想’这个词。你们画画，不要画马或花儿，这些东西画在纸上总是画的！你们读书或写字，也只能读或写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你们懂了吗？第二十号女学生，你懂了吗？”

“懂了，先生。”小姑娘屈膝行礼，然后坐下。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她觉得这个专讲事实的冷酷世界并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地方。

在那以后，葛擂硬先生就不再去石屋庄了。他到别的地方去教书，而且他教的都是些好孩子。他教过的孩子们，有的成了大富翁，有的成了大科学家，有的成了大作家。葛擂硬先生自己也成了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写过许多关于教育的书，他的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都有读者。葛擂硬先生的一生，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天晚上葛擂硬先生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他想学校里的孩子们很快就会象他自己年纪轻轻的孩子们一样学起乖来！毫无疑问，他认为对他自己的五个小东西所进行的良好教育，是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的。

当然，葛擂硬先生在石屋庄的家里辟有自家用的教室，那成了孩子们的一所监狱。当他们刚学会走路，他们的父亲就把他们送到这里来了。一块黑板——这就是他们最初的记忆。小葛擂硬们虽然并不知道那个三只熊的故事，但他们能重复背诵：“熊——四腿动物，毛皮厚而粗糙……”他们从未听过月中人的故事，是呀，没有听过的！

然而他们却会背诵：“月亮上是一片由岩石和尘土构成的既干旱又无空气的沙漠。”太阳似乎从来没有晒到过任何小葛擂硬身上，这不可能么？呶，小葛擂硬们所知道的“太阳”，只不过是一团炽热的气体！

石屋庄本身是一所很大的方形房屋，座落在英格兰西北部焦煤镇城外一哩的地方。这所房子没有一丝浪漫气息，前门两边各有六扇窗户，后墙上也有十二扇窗户。但房子却很整齐，布局安排也很合理，符合绅士家庭应具备的风格。正如汤玛士·葛擂硬生活中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石屋庄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而不是什么虚构、幻想。

葛擂硬先生是经商发迹的，他从大工厂买来锅碗瓢盏，再转手卖给小商店。他从这个买卖中牟取暴利，这就是一个从来不使他扫兴的现实。现在，他有了钱，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有别人替他干，他就可以把时间用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例如}，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便是其中之一——他想成为代表焦煤镇地区的一名议员。为什么不能呢？他一辈子就住在这个市镇里；他建立了新的学校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就是凭他做买卖的经验，他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议员。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议会需要掌握现实的人。

汤玛士·葛擂硬嘛，那是一位讲求实际的顶

呱呱的生意人，焦煤镇的人都这样评论他。没有关于他的什么笑料，也没人拿他来逗耍，而他竟对这一事实引以为荣。所以，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传来的那阵阵音乐声对他来说也并不悦耳了。汤玛士·葛擂硬认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没有音乐，照样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

音乐声是从城外史里锐马戏团的戏篷那边传来的，大胖子史里锐站在那里，手里捧着一个钱箱子。

“快呃，马已准备好了。”史里锐大声招揽着观众：“呃，看哪，有名的约瑟芬·史里锐小姐在表演白马腾空啦！还有大明星朱浦先生精彩的骑狗术，瞧啊，‘巧腿儿’表演啦！再请看齐儿德斯先生的……”

葛擂硬先生当然是未稍留步，他哪有时间来听他唠叨这些玩意儿。路向左一拐便到了马戏篷的后面，他发现了三、四个孩子正在从戏篷上的小孔儿往里面瞧呢！“今天下午他们没有上学呀！”葛擂硬先生心里想。“我走过去看看——也许我认识他们。”果然，他立即认出其中的两个来：他的两个宝贝露意莎和小汤玛士。

“露意莎！汤玛士！”他尖声叫道。

两个人转过身来，羞得满脸通红。露意莎鼓起勇气看着她的父亲，而汤玛士则吓得连抬眼看